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山右讞獄記 顧麟趾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山
水
雲
煙
火

癸酉嘉平
冬飲廬刊

敘

光緒十一年乙酉族姪培英宰秦中既而謁選來都行篋攜有山右讞獄記一冊閱之知爲顧君麟趾字恕齋者所作顧於道光初爲晉令所記皆身親審斷彙案雖止十餘起而於兩造情僞証據虛實以及講張爲幻疑義百出者罔不發覆摘奸可師可法夫聽斷乃服官之一端古所稱爲循良者豈僅在是然書曰惟良折獄又曰惟明克允易曰明慎用刑蓋聽訟有五明之與慎缺一不可然非運以精勤耐以誠慤接以虛衷濟以博識而欲自詡爲良也允也得乎余

宦秋曹廿餘載自維才識短淺每遇一事從未敢掉以輕心偶爾得情亦未敢泰然自足至斷決之有無舛誤清夜自思仍難自信迨出守皖中司讞局事繁責重恒恐弗勝因取斯編重付剞劂冀與僚友其相砥礪亦後事師前意也爰書數語誌諸簡端舊有戈其邁一序已殘破不可綴拾卷末後序一篇亦殘破并佚作者姓名均未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羅山方連軫

自敘

麟趾不學而仕先大夫深憂之每舉古之失毫釐謬千里者隨時訓述以警固陋又教之曰親民之官要在清慎勤而尤宜加慎者則斷獄其最也蓋無情二字振古如斯近世人心不古案情百出避重就輕有之畏刑誣服亦有之聽訟者略不詳察豈獨民命之死生係焉已耶余昔聞大挑河南知縣浙人沈某以能吏稱攝某縣事所辦私埋無名男屍一案則可聞而知微矣原驗該屍傷如鱗集仇盜莫名正在緝兇招主認聞一老嫗哭認其子詰其據則供其子素售

壽山石覓蠅頭前數日復以白布線織錢袋裝石外出其被害之由諒必疑石爲奇貨者爲之雖屍已腐爛而現穿鞋襪之一針一線皆其臨行時所密密縫也因據供緝犯不一日獲一無業游民卽其身起獲錢袋山石查閱式樣與老嫗供同惟錢袋左角上有藍棉線縫白布補洞一塊爲前供所未有復隔別詰之老嫗供又符合遂信所獲之人爲謀財害命之犯定爰書矣詎議抵決之後山東獲有老瓜賊供出曾在沈某所蒞之地斃一無名男子而老嫗之子旋亦生回查錢袋所補之線布等均與前驗如出一手惟

一補在內一補在外沈某因案已決乃恃誣服者無
親屬卽指爲老瓜賊幫毆夥黨串通彌縫致被嚴參
奉旨卽行正法嗟嗟沈某審理此案未嘗不反復推
敲僅於補洞內外別之未加詳慎遂成冤獄身被王
章可爲讞獄者宜詳慎之明驗爾其勉旃麟趾不敢
忘嘗誌之以爲服官之戒自記山右讞獄事因舉此
條弁諸首云

理所必無事所或有昔年山西榆次縣幼童某謀
毒誤斃旁人一案卽其證也案犯年未十五因賭
負償窩主剝衣辱之遂懷恨購毒潛入其家投毒

麪甕而逸主固不知也次日取麪造飯已將食適客來未及舉箸客去又以事赴遠隣孀婦家將所造麪飯掇之去正敘話閒適孀婦之子放學索食甚急孀婦無以應窩賭者憐之卽推麪飯與食有餘孀婦卽食之不一時毒發母子俱呼腹痛孀婦得救免其子竟斃矣地保查知斃由食麪械窩賭者送官問毒所由茫然莫辨威以三木則極口呼冤於是繩繫有日讞獄者莫能決無何置毒之幼孩聞興大獄情怯欲逃其家人盤得謀毒寶情首之官窩賭者始賴以免嗚乎其不致於抵者幾希

矣夫因饑造飯未有不情切下箸客來停食事所常有客去卽有事隣右何一飯之頃迫不及待必攜食而行況隣舍逾二百步途中旣未染指隣兒即可分甘然何必罄其所攜推食至此揆之以情此理之所必無也卽坐以謀娶斃命之條其何說之辭雖孀婦中有餘毒一節爲案中疑竇又焉知非奸人巧策籍以掩蓋耶乃竟有毒出幼孩剝衣肇畔并有造食不食攜食就隣又忍己饑而推食爲人之食理之所必無乃事之所或有斷獄者其可忽諸此係前任所辦案因其甚奇附錄之

山右讞獄記目錄

許繩仁捐債不償一案

張建基誣姦殺害一案

張種德指控族人竊去衣服銀兩一案

造傷因風身死一案

木梳鎮質庫被竊一案

孫廷會指控窩竊一案

拳傷左眼次日身死一案

崔小孩殺人刁狡一案

董三株楊三移屍一案

閻鈞以誣姦逼命上控一案

因傷藥誤身死一案

自刎一案

幼童墮井身死一案

陳敬典被毆身死一案

酒醉落坑身死一案

山右讞獄記

恕齋顧麟趾

許繩仁捐債不償一案

余初列仕版。未匝月。太原郡伯郭委余復訊其所屬太谷縣民張以仁。呈控許繩仁。捐債不償。一案。卷查張以仁與許繩仁。誼屬葭莩。許繩仁券借張以仁銀一千五百兩。不起息。約期三月歸楚。作中之歲貢生許佩蘭。卽書約之代筆人也。查訊許繩仁家貲十倍於張以仁。竊計許繩仁旣屬富饒。何以反告貸於張以仁。卽或有無相通。張以仁旣敦戚好。不取子金。許繩仁又何以堅不償欠。況張以仁非有餘之家。約祇

立限三月。何致欠逾十年。即使許繩仁貿易外出。然其子某與許繩仁同夥生意。何久置不問。且張以仁以實出囊底之千五百金。乃肯允依和事人。以二百金了事。殊非情理。傳訊之下。其約中許佩蘭者。太谷縣中一刀筆也。余尙未訊及伊。卽從袖中出一紙甘結。謂銀約俱實。如虛甘受重譴等語。訊之張以仁亦堅供其銀實同其子手交。并稱兌銀係借李姓之天平。卽指李姓爲証。及質之李姓。暨其子某均供屬實。余思古人有隔別畫硯破案之事。姑倣試之。以別真僞。遂將張以仁父子及李姓隔別帶訊。其銀之成色。

安置天平之處所。其掌兌者爲誰。其包封者爲誰。一令具供招後。旋令各畫天平之式樣。詎所供所畫。竟不符合。遂令互換閱之。乃面面相覷不敢隱。而實情吐矣。緣許繩仁有兄某。娶妾喬氏。不數年。其兄沒。喬氏不安於室。與隣人某通。隣人素强悍。許繩仁力不能禁。知張以仁素識當路。鄉人皆望而畏之。欲藉其力。制阻隣人。往與之商。張以仁亦以有關親戚。顧面甚恨之。乃議將喬氏接往其家。先絕隣人之望。然後爲喬氏擇婿。遣嫁之。不意喬氏一入張之門。卽受張之同心結矣。隣人探知。妬恨於心。然不敢與張以

仁較乃唆出喬氏族人以許繩仁霸產逐嫂鳴之官。希冀喬氏還家仍可彼此續歡也。許繩仁被控拘縣。凡衙之蠹靡不耽耽虎視爲奇貸。許繩仁苦之。其族姪許佩蘭亦欲藉此染指。亟往爲其叔畫策曰。聞張以仁已有意於喬氏。何不卽將喬氏送與張以仁爲妾。使其出面投呈曰。嫁娶兩願。則霸逐之讒可免矣。許繩仁得策甚喜。卽令許佩蘭往邀張以仁來商之。詎許佩蘭復主使張以仁以無力留養喬氏爲詞。先固卻之。以便伊從中調停。可分餘潤。張以仁卽從其言。再三推謝。許繩仁束手無策。復謀於許佩蘭。許佩

蘭乃邀其黨李姓。假爲說合。議定每年助喬氏養贍銀五十兩。法三十年爲一世。故議及銀一千五百兩。因許繩仁在押。未能卽時措交銀兩。於是議立借券作據。張以仁得券。遂投呈於縣案下。其時縣官某判曰。嫁者願嫁。娶者願娶。應聽其便。遂了案。詎知許繩仁以張以仁不顧親情。藉端勒索。遂以切齒之恨。生反汗之計。一出衙。卽往直隸營生。張以仁亦自覺所爲有愧於心。故均置之高閣。嗣許繩仁歸里。張以仁往過。許繩仁不以禮接之。張以仁怒。旋索前項。許繩仁斥爲訛詐。彼此雀角。經親友調處。議給張以仁二

百金抽去前券張以仁許之。許繩仁猶不肯拔一毛。致涉訟庭。值余訊出眞情。兩造追悔。許佩蘭尤覺破膽。挽出兩造親族。投具息呈。求太守全兩家之好。太守慈祥允其所請。誌此以見訟棍之巧。得情之難云爾。

張建基誣姦殺害一案

辛未夏四月。汾陽縣申報所轄莊子村。張建基捉獲其妻斬氏。與慈雲寺僧人法隴通姦。登時殺死。援律勿論。詳情立案後。旋有斬氏弟斬宗寬。以張建基與媳原氏姦。惡其姊不容。乃誘僧人法隴至家。誣與其姊有姦。一併殺死等情。赴臬司呈控。時廉訪浙人陳香谷先生也。見詳控出入大相逕庭。委余訊原告告確供。余詰之再四。斬宗寬一無指據。惟極口爲姊呼冤。觀其人頗誠實。情亦迫切。諒控非無因。遂以實情上覆。非集訊不足以成信讞。廉訪卽委余往提人犯。並

令乘便密訪。余奉檄後尋思密訪必須借因。庶不致露圭角。可得實情。因念汾陽縣屬有舊識郭姓者。可以假稱尋郭姓索欠。改裝易服。一路藉聽塗說。幸事合成功。該縣有一郭家寨子。經由莊子村過。余探得此信。私喜曰。天助我矣。卽匹馬前行。將近村日。尚未晡。知該村非尖宿站。無策止足。正躊躇間。狂風陡作。雨勢將來。余又喜曰。可藉詞矣。於是策馬飛投。見一村老在門樓下。余下馬長揖。誘以甘言。乞借一席地避風雨。老者果許。余容膝於廟中廊下。該村有廟三。一廟僧鎖門去。一廟設壇祈雨。禁閒人入。其引余憩。

息之地。正已死法隴住持之廟也。余見廟額頗驚異。
故佯問僧人爲誰。老者歎曰。廟僧法隴已被人殺之
矣。余又作驚狀曰。余乃孤客。何可住此凶地。老者笑
曰。殺不在此。指村中一高大門牆曰。殺在彼。余暗誌
之間殺之由。老者卽止之曰。勿多言。余見村眾已環
立而視。故亦不復再問。少聞老者去。見兩工作人進
廟。似亦借宿者。目灼灼知非妄分徒。兼且酒氣侵人。
余暗計此二人或知梗概。姑留其伴宿。可藉酒誘其
言。遂殷勤致問。頗浹洽。并爲余秣馬購酒食。旣昏。聞
人散去。卽閉廟門。邀二人同飲。待半酣。以言餌之。不

意此二人皆張建基之怨家也。得幾杯酒中趣。情不自禁。卽將張建基挾嫌謀命誣姦營求各情節。一一爲余言之。余曰。爾何以知之甚詳。答曰。白晝殺人。豈能盡掩人耳目。況村人田二保賀三廝賀錦成三人。皆所目擊者。更有張建基之女三女子。不甘其母受此汚名。被殺時與其父吵鬧號哭。故隣右村人。皆確知姦是誣也。余曰。旣有三人見殺。張建基何所恃而無恐。竟敢如此行爲。答曰。三人聞其女子喊救。往看而人已殺訖。卽閃出。張建基與三女子。均未及見。余曰。其女子旣不甘心。何不往訴外家。答曰。張建基恐

事洩漏。從此不容三女子更見一人。且近聞三女子已鎖禁偏院中。不日將置之死地矣。又問張建基現安在。答曰。他聞靳宗寬上告。今早進縣打探。尙未回村也。余又閒談他事。旋各就寢。欹枕忖度。此案雖有端倪。然二人一面之詞。必須趕緊根究。方能水落石出。迨雞鳴。則見引余入村之老者。忽排闥入曰。爾非私訪至此乎。余大驚。又見老者曰。怪怪。每夜男女鬼哭叫於村。徹夜不絕。昨晚忽無聲息。吾故早起來問也。余見老者動疑。卽云。聞郭家寨子路歧出。幸代覓一引路人。老者允諾。其疑乃釋。余至郭家寨子。遣引

路人去。卽由彼逕投汾陽縣。貸余囑在縣城等候之僕從。更衣往謁縣尹。該縣尹某曰。此案供證確鑿。毫無疑義。旋命僕赴庫中取來二紙。上揩有汚穢。分別男女遺精。謂曰。此不足爲姦據耶。余閱之。亦不與爭。次早余將詣勘。忽聞該縣典史某先行。余恐洩漏風聲。倘將三女子等藏匿。則冤難雪矣。卽命引馬者飛馬。由小道趕去。比入村。遠見村眾。皆指余相笑語。余直至張建基門前。問典史王某。尙未到。心竊喜之。須臾王某至。卽邀同入張建基家。打開偏院門鎖。喚出三女子。果蓬頭垢面。淚濕衣衫。一見余。卽爲其母哭。

訴顛末。及余傳到田二保等。同訊之。供均厯厯如繪。
張建基見指證鑿鑿。情無可逃。亦吐實矣。查是案。始
緣僧人法隴通醫術。張建基素貧。且得危疾。法隴憐
而治之。病痊後。復厚贈金。使之貿易。張由是起家。於
是感其恩德。視法隴爲生佛矣。其妻女均見面不避。
而法隴亦不知避嫌。每遇張建基家事。認爲己事。常
相干預。遂生物議。嗣張建基稍有積蓄。未免顧惜顏
面。遂有疏遠法隴之意。而法隴未之知也。適有人擬
聘張建基女。事在游移。法隴得知。遂拍胸應承。且云。
其女卽我女也。我往說之。不患張建基不允從。由是

議聘親者。鄙薄張建基。遂將此事中止。張建基聞之。則更恨入骨矣。張建基有子二。均完娶。長媳賀氏甚賢。其次媳原氏。行止輕佻。張建基雖未與原氏有禽獸行。而語言動靜間。頗露意。其妻靳氏窺破之。始而勸。既而鬧。復防範甚嚴。以故夫婦遂成吳越。原氏亦有怨意。一日法隴送菜至。適張建基他出。其妻接待甚殷。坐良久始去。原氏藉此欲洩其恨。乘閒以不潔語。入其翁耳。張建基遂動殺機。二月二十五日。張建基藏刀備酒。邀法隴飲。法隴飲入醉鄉。張建基乘勢。出刀砍殺之。復由厨下。牽其妻至客屋。同砍下頭顱。

并恐嚇女媳。不許聲張。卽裝點殺姦情狀。往縣捏報。
串通門丁書役。改白晝爲夜半。捏污水作遺精。縣官
草率定案。此張建基挾恨誣姦殺害法隴斬氏。捏報
賄囑完案之原委也。嗟嗟。此案若非柏臺委令密訪。
照詳率結。幾成冤獄。今幸得昭雪。卽帶犯回縣。該縣
恐干嚴議。余慰之曰。無患。今雖平反是案。仍作會同
審出實情。某感余言。以先已訪明審正檢舉辦理。坐
張建基以疑姦謀命律擬斬。門丁書役均輕擬釋。作
作科軍罪。原氏另行議結。余追錄此。以見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人心得毋凜凜耶。

張種德指控族人竊去衣服銀兩一案

戊辰年秋七月余權夏縣篆。卷查前任移交閏五月初五日縣屬之太平莊武生張種德指控族人張振興竊其家及其同居族人張俊德衣服銀兩一案。查張種德有祖遺坐東向西前後院住房一所。其妻已故同其子張積玉媳張郝氏住前院。將後院典給族人張俊德居住。設有腰門以別內外。腰門外安有石磨一座。門內牆角豎有木椽十數根。後院右邊有胡同一條。內亦設門可通街道。張俊德因與張種德同走前門。故胡同門雖設常關。復查張振興曾犯竊有

案其家門與胡同門相並。初五日夜適借居於外。初六日黎明歸家。首先瞥見門前有皮衣一件。並胡同門大開。張種德聞知被竊。因見胡同內積土上印有腳踪。遂對眾強比振興之足。大小相符。此張種德所以指控其竊。前官所以信而不疑也。及余集訊時亦以張振興爲正賊無疑。然眞贓未獲。難以定案。因思張振興家前官未去搜查。或贓尚有匿於家者。亦未可知。乃出其不意搜之。入其門。見院中北向設有高臺。供奉斗香。其母年約七十餘。額上有似雞子大一腫塊。詢其故。乃云爲其子冤。日夜叩禱斗姆。其額因

叩頭而腫。余聽其言。察其形。未敢遽信。窮搜之下。贓物毫無。又有與振興同居張樊氏之室。未便搜查。旋即赴失主家。勘驗賊蹤。見張種德住屋。及其子室。均如懸罄。其子房門上。搭有舊染綢片一方。張俊德母子反復相看。復彼此竊笑。余觸見之。心稍稍動矣。然究不敢遽指爲贓物也。次早。張種德忽有獲得張樊氏典當失物票。據爲張振興竊情莫逃之呈。投入。卽傳張樊氏到案。該氏供稱典物實係張郝氏。早聞令其代當。余睹張樊氏形似三姑六婆之類。其語復近支吾。恐爲知情分肥。飾詞搪塞。正在疑慮。見當票上。

註有執當人姓名住址。詢之吏役均云歷年有誤當賊贓受累情事。故當店公議凡收當物必將執當人姓名住址註於票上。遂飭役往查各當店。自閏五月初六日起至今日止。凡有太平莊人所當物件之檔案。概行提來去不多時。役來告曰。賊有蹤可尋矣。太平莊寄居之孫常娃溫成林二人者乃無室家。素作短工之人。今當有綢緞女衣頗似失單中物。余聞之。旋卽簽拘二人到案。隔別研訊。二人均稱當物係張積玉病中囑其代當。其供如出一口。喚張積玉質對。張積玉卽自認託當情節。詢其衣之由來。稱係其妻。